

關於政治經濟學 黃春興 2014/11/20

對於政治經濟學，通常有兩種不完整的理解，其一視為政治學與經濟學的結合，其二視為政治學的經濟分析。其實，政治經濟學是在繼承蘇格蘭啟蒙傳統下，探討一個完全由自由人所組成之社會所能成就的文明。換言之，就是依循蘇格蘭啟蒙視野所發展出來的社會科學。

在知識的探索過程，一個完整的領域常因各種理由而被分割成好幾個組件，然後發展出獨立的研究領域。就以智慧手機為例。它可以分割成電路版、電池組、觸控螢幕、操作系統、應用程式、通訊網路等，而這些組件都是可以獨立進行設計、研發、生產的。當然，各組件並非毫無關連。但是，我們只要知道其他組件的容量、能力與溝通的語言和文法，就能獨立研發任何組件，然後再組裝出完整而和諧的手機。

另一個類似的對象是分權式的政治架構，如美國的聯邦政府與各州政府。它們共同組成一個國家，彼此在分割職能下各自獨力運作。不同於手機，聯邦與州的權責雖已明確劃分，但不時還是會出現憲法爭議。畢竟社會是在發展，現在的人都會挑戰過去制訂的制度。不同於自然科學，擁有獨立意識的人總想改變現行社會，因為他們對社會的概念已不同於過去，彼此之間也存在著差異。

聯邦政府與各州政府的分割類似智慧手機各組件的分割，因為各組件大致上還是獨立的。但不同於這種組件式分割，現行社會科學的研究被分割成政治學、社會學、經濟學（，還有其他）。這類功能性分割討論的每一項功能的對象都是整體。政治學如是，社會學如是，經濟學亦如是。當一個整體同時存在幾個不同的功能性時，這些功能必然在各組件上糾結。譬如兩岸貿易，政治、社會、與經濟等功能便糾結一起。台北市的市政又何嘗不是如此？

功能性分割下的各學科之間是找不到簡單的溝通介面，或者說，不存在可以溝通的語言與文法。於是，各學科在無法溝通下，形成獨立的發展。再者，政治學、社會學、經濟學等都是社會整體之特定功能的專業分析，其獨立發展之知識有利於深入去認識其特定功能，卻都無法有效操作，因為其功能無論表現在任何組件上都無法獨立。如果固執地去操作，必會纏繞於複雜的糾結中。

這些學科無法給社會科學提供一套完整的知識，也無法對其任何部分組件提供一套獨立的知識。不只嚴肅的經濟學家認識到這缺陷，嚴肅的政治學家和社

會學家也同樣看到。他們嘗試者提出經濟社會學、制度經濟學等，就如同政治經濟學一般。對我而言，這些都是指向相同之嘗試。

我僅就政治經濟學進一步說明。

經濟學早於政治經濟學存在，但那時不是 **economics**。它討論王室的預算和財務狀況。當時，也就是重商主義時期，不僅政府支出，包括戰爭支出都屬於王室預算。蘇格蘭啟蒙之後，重商主義逐漸褪色，人民權利開始出現。同樣的經濟學雖也討論政府預算，但不再是王室的預算。公共收支牽涉到人民，也就出現了政治經濟學這名詞。政治是指向眾人間的關係。政治只是修飾的形容詞，不是名詞。政治經濟學是一個完整的詞彙，探討人與人之間的公共議題。

當前稱為 **economics** 的經濟學則是二十世紀初出現的詞彙，是深受自然科學和數理化影響而從政治經濟學獨立的學問。可以說，當前的經濟學只是專業於數理分析的功能分析，但其分析結果並不具任何操作意義，除非研究者能同時理解與其糾結的其他功能。同樣地情況也存在於政治學與社會學。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重點就是在於理解與梳理這些功能的糾結。如前所述，政治經濟學是從一個自由之個人的假設出發，去理解與梳理這些功能的糾結。

於是，政治經濟學不是經濟學、政治學、或社會學，卻是建立在這些分割的學科之上的學科。政治經濟學就如一個公司的董事會或總經理，而經濟學或政治學等就如同部門經理或專案工程是。兩者之間存在著上下兩個層次的差異。下層次是在接受目的之後的專業分析，而上層次則關注於各功能的糾結，然後對整個問題有一個全面的理解。當然，這理解是主觀的，出之於研究者理解之後所形成的概念，再以之梳理這些糾結，使各功能相互協調。

在這意義下，政治經濟學不在於提供一套明確的知識體系，僅在於形塑個人對社會科學的一種全面性概念。在這認識下的政治經濟學課程，除了必須具備各功能的專業分析外，也應專注這些功能在不同組件下的糾結現象。

以上僅是我個人對政治經濟學的觀點。